

新自由主义政治学述评

黄新华

摘要: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理论体系,也是一种政治理论学说。围绕国家与市场、自由与民主、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这三个核心范畴,新自由主义建构了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模型,这种模型勾勒出了遍及全球的政治转变的条件。为准确把握新自由主义政治学的理论观点和价值取向,必须梳理、归纳新自由主义政治学的理论主题,揭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破解新自由主义的“神话”。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政治学;理论主题;分析述评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409(2013)01-0070-08

新自由主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其创始人”^{[1] (P3)}。新自由主义主要被认为是一种经济学理论,这其实是对新自由主义的一大误解。因为围绕国家与市场、自由与民主、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这三个核心范畴,“新自由主义无论对那些支持它们的力量还是向其挑战的运动而言,都支配着政治领域”,因此需要“考察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影响,考察通常较少注意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学”^{[2] (P76)}。为准确把握新自由主义政治学的理论观点和价值取向,本文梳理、归纳新自由主义政治学的理论主题,评析新自由主义政治学的潜在危害,以揭露其意识形态本质。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既是政治学又是经济学的

核心问题。“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3] (P1)}围绕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论述,新自由主义建构了其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

新自由主义迷信新古典主义的自由市场原则,“同意亚当·斯密的看法,即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最好的工具,它可以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调动哪怕最卑下的人性本能——诸如贪吃、贪婪、对财富的欲望和对权力的欲望。所以新自由主义学说激烈反对政府干预理论。”^{[4] (P24)}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只有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才是有效率的经济。因为作为和生产者之间的媒介,通过组织化和制度化的交换,市场可以把消费者的信息传递给生产者,而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既可以使各种资

本文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政府社会性规制研究”(批准号:NCET-09-0672)阶段性成果。

对民主的扩展加以限制,就有可能出现多数人意志的强制,从而对个人自由构成威胁。因此,新自由主义对民主实际上持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它希望保持某种形式的民主,不得不为民主留下必要的价值空间。“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相信民主,而且还坚持认为民主的思想来源于个人主义的基本原则。”但是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害怕多数人的民主会威胁少数人的自由,反对“为了将来的发展,必须把绝大多数人的观点看作是正确和有约束力的”^{[10] (P37)}。当多数人的民主侵害到少数人的自由的时候,以民主的名义和方式剥夺少数人自由权利的做法从根本上违背了民主的本质。“毁掉制度中的自由要素以换取少得可怜的一种方式,用这种方式寻求最大限度的民主,除了削弱作为整体的自由主义民主之外将一无所获。”^{[17] (P395)}

由于对民主存在疑虑,新自由主义强调在一些领域中必须听任事情的自由发展,这就是民主的代价。因此,新自由主义并不打算将“民主供为神灵”,“民主不能像阿克顿勋爵正确地论述自由时所说的那样,‘是更高的政治目标的手段。’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标。它并非是为了一个良好的公共管理才被需要,而是为了保障对市民社会和私人生活的最高目标的追求。”^{[16] (P71)}换言之,民主只是一个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手段,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在一个多数民主的政府统治下,民主制度也许和独裁制度同样暴虐,只要民主不是个人自由的保障,那么它也可能以某种形式存在于极权主义政体之中。

新自由主义鼓吹,资本主义是民主的必要基础。如果资本主义意味着以自由处置私有财产为基础的一个竞争性体制的话,那么认识到只有在这种制度下民主才有可能成为极其重要的。当社会制度由集体主义信条支配时,民主不可避免地将自行毁灭。因此,“要想总结一下真正的个人主义对民主的这种看法,最好是再一次引用阿克顿勋爵的原话。他写道:‘真正的民主原则是,谁也没有权力来支配人民,采取这一原则意味着谁也不能够限制或取消人民的权力。真正的民主原则保

证人民将不会被强迫去做他们不喜欢的事情,也意味着永远不会强迫人民去容忍他们不喜欢的事情。真正的民主原则,是每个人的愿望都将是尽可能地自由发展,它意味着作为一种集体的人民的自由愿望将不受任何束缚’”。^{[10] (P40)}

可见,“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对民主抱有极大的怀疑。他们认为,多数人的治理会对个人自由和宪政自由带来潜在威胁。”^{[4] (P76)}因此,新自由主义不相信只要权力的最终来源是多数人的意志,这种权力就不会是专横的。“许多人以这种信念来获得的这种虚假的保证,是对我们面临的危险普遍缺少认识的重要原因。”^{[16] (P71-72)}没有理由认为权力是通过民主程序授予的,它就不可能专横,因为防止权力专断的不是它的来源而是对它的限制。民主的控制可能会防止权力变得专断,但并非仅仅存在民主的控制就能做到这一点。新自由主义断定,“只有在相对富足而且存在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以保障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民主才有可能。”^{[4] (P76)}

三

由于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经济,要素不仅在国内市场也在国际市场上流动。新自由主义于是鼓吹经济全球化,认为经济全球化削弱了政府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团所施加的人为政治限制,通过世界规模的竞争性资源配置确保了全球财富创造和分配。“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是建立全球秩序。”^{[18] (P86)}由此,新自由主义从国内政治分析转向了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研究,“矢志于在全球范围重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2] (P92)}

新自由主义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畅行无阻的资本主义市场水到渠成的产物,是一个从自由和公平交换的道路上消除了政府、政治利益和陈腐习俗所造成的人为扭曲之后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的积极过程。在经济全球化中,世界是由理性的、效用最大化的单位(公司)组成的,这些单位通过自由和不受阻碍的交换来追逐利润,最终产生了市场均衡。这个均衡点标志着最有效率地生产财

严格履行汇报义务、司法独立、尊重基本人权),在国际关系中实现国际法的统治,允许“合法干预文明”的存在,不能容忍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严重伤害人权的现象。第二,全球治理并不需要一个世界国家,但是在受到国际法约束的民族国家内部需要调控力量,因此建立国际刑事法庭是国际关系文明化的一个重要的步骤。第三,全球治理必须建立在保障世界公民权利的世界公民宪法之上,建立在全面保障人权基础之上。只有在保障人权之上建构一种全球范围内的价值认同,建立全球共同价值观念和行动原则,才能建筑全球治理的结构基础,形成“没有政府的治理”。

四

新自由主义“既包含了一套理论原则,又包含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实践,所有这一切都直接服务于扩展和加深我们生活的大部分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市场关系”^{[2] (P91)}。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新自由主义长期以来就潜伏于公共政策中,在实践领域被冠以“华盛顿共识”的称谓。“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1] (P4)}以至于新自由主义“如此的有势力,竟实现了全球化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历史的必然’。正是因为有些势力会因为政府干预减少、对市场实行缓和的限制措施而得利,‘自由竞争的神话’才如此这般地普及”^{[5] (P67)}。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将其视为一种经济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缺乏对新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全面系统的分析。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建构了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模型,这种模型勾勒出遍及全球的政治转变的条件。“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幻想,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政治方案。新自由主义已经登临全球思想、政治和经济力量之巅,所有这些力量都可被动员起来去实现让全世界的人都服从资本的判断和道德的新自由主义计划。”^{[2] (P75)}因此,单从经济学的向度理解新自由主义是不够的,必须深入研

究新自由主义政治学,揭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打破对新自由主义的迷信,用全新的眼光检视新自由主义,破解新自由主义的“神话”。

毋庸讳言,新自由主义政治学并非一无是处。“从理论上讲,新自由主义扬弃了古典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某些过时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25] (P73)}但是,从根本上讲,新自由主义政治学作为资本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将进一步促使社会经济生活特征向市场方向转变。为了从理论上强化资本主义的基础,新自由主义着力维护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呼吁在经济生活管理中尽可能的“小政府、大市场”,以及在政治和经济之间设置高壁垒——以保护私有财产的名义,“新自由主义要求一个能保证私有财产首要地位、保证市场超越于社会控制之上的强政府”,^{[2] (P231)}其目的是保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特别是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和金融寡头的利益,这就决定了新自由主义必然走向政治上的保守主义。

新自由主义试图把一切人类行为都纳入市场领域,认为“只要人们在自由的竞争中竞争,经济就会大规模地增长下去,通过‘看不见的手’完成‘最优’的资源分配,但是,自由竞争产生的不公平和环境破坏必须由政治来纠正”^{[5] (P43)}。换句话说,市场的缺陷需要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新自由主义“对于市场的自大情绪是毫无根据的:市场不一定能够有效分配。即使政府与个体拥有同样的信息量,政府的某些干预无疑也会提高福利”^{[26] (P1-2)}。如果没有国家在产权制度、治理结构和交易秩序方面制定和实施的规则,稳定的市场根本无从谈起。国家需要市场,市场也需要国家。“世界经济的兴衰取决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法律规则及其所提供的保护。长期存在的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也促进了国际市场的建立和管理。”^{[27] (P2)}如果“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自由追求与社会的合作和强有力的政府之间必要的平衡被打破而无法修补的话,那么持续的人类进步就不太可

能。到那时,人类就会完全乞怜于自由市场——沦为它的奴隶,而不是成为它的主人。”^{[28](P6)}因此,新自由主义割裂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错误认识,将有关一切福利责任都移还给个人的规定,具有双重的有害结果。如果国家减少在医疗、教育、社会服务等领域的作用,两极分化不可避免;在强调个人责任的前提下,个人失败被归结于个体的过失,受害人由此经常反遭指责。

新自由主义坚持个人是经济政治生活的基础,它以个人为本位,把个人自由、个人价值和个人利益置于最高地位,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选择的理念和价值观,这打开了通往个人权利激进主义的大门。“任何将个人自由提升到神圣位置的政治运动都有被新自由主义收编的危险。”^{[4](P48)}可以说,推崇个人自由,反对集体主义,反对国家干预,是新自由主义政治学的核心内容。为了维护个人自由,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重要保障。“如果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16](P101)}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由此产生了剥削他人的自由,获得超额利润而不对社会作出相应贡献的自由,阻止技术发明用于公益事业自由,或者发国难财的自由。因此,新自由主义所谓的“自由”只是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获取自身利益的自由,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建立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之上的自由。“如果失去警惕,听任新自由主义泛滥下去,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会丧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蜕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25](P318)}

在鼓吹个人自由的同时,新自由主义认为民主和自由不能等量齐观,“民主本身并不是一种终极的价值或绝对的价值……民主很可能是实践某些目的的最佳方法,但其本身却不是目的”^{[9](P129)},民主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都不可能与民主制度兼容,因为集体主义对“自

觉的”控制或“自觉的”计划的要求,会导致某个人的思想支配一切。因此新自由主义“所偏爱的政治形式是相对的民主:民主,但不要太多”^{[2](P84)}。这种民主是脆弱而又贫乏的,存在着一种深奥微妙的反民主意图。这是因为,强调自由并没有错,自由是民主的前提,没有自由就没有民主。“但是,自由和民主并不是一个范畴,两者不能混同;民主就包含着在按照多数人的意见进行决定之后,事实上少数人的某些自由必须向多数人作出让渡,如果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并且上升为制度和法律之后,少数人只强调个人自由,甚至在行动中反对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的决定,民主就不可能实现了。”^[29]更值得警惕的是,新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与民主“联姻”的理论所设计的政治制度模式存在严重的偏见和错误,混淆、抹杀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其目的是否定、取消社会主义。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要合理地吸收西方民主理论的有益成果,也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划清界限,切不可盲目模仿,照抄照搬。

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一场标志性胜利是将‘全球化’概念用做一个过程,此过程象征着在全世界的政府和社会在生产进程中市场的指令无所不在和不可避免。”^{[2](P91)}新自由主义认为,竞争性的自由贸易有益于所有国家,随着市场竞争遍布全球,经济全球化弱化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强化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人类共同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这就需要全球治理。但是全球治理中,民族国家的主权日渐式微,全球治理的实现取决于全球共同价值和行动原则的确立。对新自由主义的这种国际政治理论,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将民族国家视为垄断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主要障碍,主张削弱民族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自主权,这是我们坚决不能认同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行为主体,国家利益仍是国际政治的中心目标,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既要积极融入全

